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文公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

五季

壬唐長興三年是辰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始刻九經即唐開成中石壁板

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淄州人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年始刻侯板成而印賣之唐主從之王應麟曰

古未有板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街數字學小書至後唐長興中始詔儒臣校九經錄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諡武肅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傳瓘先代鏐兼仁

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

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偃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

諸公子從者無敢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

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

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喇卜錫里舊作舍利策喇卜與特哩衮注見前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

屢遣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

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字德明沙陀人亦曰策喇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

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若唐害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就將欲借此以杜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

據日滋石晉遂憑勢
移後唐之詐所謂進退
據差之毫釐誤以十里

求乃遣策古舊作前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侵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

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

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在漢州東聲勢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為都

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陳于雞蹤橋在成都府張

公鐸陳于其後璋退陳于武侯廟下在新都縣北彌牟鎮入陳國旁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

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

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陣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

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在漢州東南而還命廷隱攻梓州

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

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敗死知祥已據全蜀

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寧之子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知祥令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為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字實規殷第四子嗣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唐置以地近洵沁鮑邱三水而名今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疆侵掠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又多伏兵于閭溝即今鹽溝河在良鄉縣南掠取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是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子姦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賑恤之將有救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意而已哉至于校汾為不足懼則尤害于理宋王安石之說蓋本于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閼溝而戍之為良鄉縣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良鄉縣即趙德鈞所置糧道稍通于州東五十里城潞縣漢縣明省故城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姦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鵠眦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宋王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晉陽人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癸唐長興四年閏王延鈞龍已啟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閏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事見前受冊備儀衛入府
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彞超為留後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彞超為彰武後唐延州軍號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彞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闕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彞超為彰武留
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
赴鎮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彞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
族之禍四月彞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于
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
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唐立李從珂為潞王子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璘之子權總萬機初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庋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據城拒命顯言不欲失祖宗世守曩超之叛非復可以輕宥者乃從進信其自新之說說遽為表請詔遂從而罷兵紀綱安在夏州從此益輕朝廷而肆陰謀皆養癰之遺志耳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劓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縶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已而彝超上表謝罪唐以為節

使度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于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璩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_{避位六十五日}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大熨之建州土豪吳先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

且萬人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老太原舊第興遂為閑
語如一口吻而覽衣泣
卑部吏甚大以從榮之
其不堪付託亦明矣乃
主私欲猶豫不早自斷
致奸臣得窺測意指為
侮之計特假之兵柄以
楊機甚失其感也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
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
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
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

本左右羽林改名

捧聖

注見前

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

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
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唐主女嫁趙延壽復為延壽言于禁中乃
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

注見前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

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
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
誠為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
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

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

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趙遠字上交涿州范陽人

唐主重祖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麗為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是為後唐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不敢應

孟知祥聞明宗祖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

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甲午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潞王從珂清泰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

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徽敗閩兵于浦城

唐縣今屬建寧府

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

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

唐天成長興之治不特華莊宗弊政而克已自亦五季中之佼佼者其識不可沒然推原得位始其叛且篡則固無能詳論者狃于善善欲長見曲為獲美過矣即如香祝天之事誰則見之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于誠心試思為衆所推足信否若謂監國時之臣固諫不過沿六朝勸亦真可比的唐虞揖讓尚論貴于持平況有關世道人心尤不可以不

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齎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為之形如木櫃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楊溥稱攢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

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唐以唐汭陳入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疎故朱馮引置密

近又以其黨陳入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是為後蜀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

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

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

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

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邱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

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麗率樂禍前代

安重誨而殺之

前事具

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

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馮胤孫

字慶光棣州商河人

曰君命名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

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令將入朝

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

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

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隣道所執

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

相里氏以地為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墓碑

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

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

魏州大名

羽林指揮

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

字國俊代州崞縣人

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

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鉞武定孫漢韶

李存

進之子時存進已復本姓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

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

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鉞以白刃

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鉞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

投兵請降于從珂

思權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節度使授之

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

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

安副留守劉遂雍

鄆子

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同確守太節詞氣凜然
其御軍無法不足為累
鳳翔之討使非楊思權之
釋甲乞恩尹暉之投戈遂
其則六節度合志併攻未
元其必不能制勝也至思
同後此被執不屈復為兩
將嫌謀過害無不為之切
然思同拘義以死視楊
尹之蒙垢俸生者相去真
霄壤哉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關義誠輩早蓄異心逆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巉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披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鼓旗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

宋州虞城人

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

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

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

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

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

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

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

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乃召將士

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

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

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唐主殺李重吉于宋州又殺從珂女尼惠明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

即零口鎮在西安府臨潼縣南

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

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鸞鼓固

所宜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

家資妓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

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閬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

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

康思立

山陰諸部人

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

一城人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

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

因侯騎請降

既而興元張虔釗武定孫漢韶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于第傳二人首

于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唐主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

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

涿州歸義人

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

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

字熙化范陽人

至馮道曰勸進文書

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

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

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

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

馮道李愚劉昫

息于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

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于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

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

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屋下有所瞻

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

風沙氏之守後為沙氏

瑭子從厚分則君臣誼
懿威所當與共安危者
其相遇問計敬瑭與知
正擁重兵乃忍反戈相
並戕從騎其心欲何為

乎雖以弑逆之從珂他日亦舉衛州之事相詰責則其罪惡固早著于天下矣

榮奔

史昭曰古有賁姓音奔後遂為奔

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

天子播越委計于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

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

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

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是為後唐廢帝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

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

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鄂王于州解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繼往酖之王不飲繼殺之

王性仁厚于兄弟數睦雖遭秦

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王不能達以至禍敗

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

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

半日自經死

既而唐葬明宗于徽陵乃并葬鄂王于陵城之南封纓數尺觀者悲之後晉主石敬瑭立追謚王為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為不能始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司使金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因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言其為主盡力亦所當然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為謀專美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鈇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

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

即敬瑭妻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後又進封晉國

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

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敬瑭河東之遺如縱虎歸林不復可制從珂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况彼此人相猜忌乎乃于韓李車之慙慙毫不之察而失其若此非惟禍至神昧亦

由天道好還正如螳螂捕
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命相大事于古曰惟其人
自夏殷托之夢卜遂為後
世好奇者所藉。殊不知
禹之枚卜固以並屬功臣
無一不堪倚畀之選即高
宗之審象旁求亦因舊學
時物色有素特光為神道
設教耳若中無知人之哲
而取決于焚香扶筮夫豈
為國求賢之義明政不綱
始用廷推會推黨援熾熾
迨時事孔棘猶且探名柄
用貽一朝五十相之譏不
知金甌之與琉璃瓶更復
何裨國是邪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
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後濛以間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本將見之其子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字子特簡姚顗字伯真京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
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清河人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
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筮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
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
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而後發喪仁贊即位
更名昶不改元昶初立大臣驕蹇多踰法度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昶不
得已許之既而或告仁罕有異志昶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執而殺
之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
死始釋杖而拜昶杖而為太子太傅致仕徙理州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昫具奏
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
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既而昫與李愚同罷相三司
吏皆相賀無一人從昫歸第

冬旱